

一次不期而遇的相逢
一场深情不悔的救赎

木易雨山 著

从前到以后 相恋到白头

木易雨山继《工科女生的文科爱情》
之后再次以犀利幽默之笔
演绎暖心治愈的浪漫爱情

Someone's Watching Over M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从前到以后 相恋到白头

木易雨山
作品

Someone's Watching Over M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前到以后 相恋到白头 / 木易雨山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978-5

I. ①从… II. ①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5340号

书 名 从前到以后 相恋到白头

作 者 木易雨山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虾 球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violet

封面设计 violet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978-5

定 价 28.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64810892-616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1章〕

我是女司机。

也没多久，可我适应得相当好。

如果不好，我可能会失去一份不错的工作。

当然不是这份司机的工作。

坐在我后座的女人其实不是给我发薪水的人。

她是给我老板发薪水的人。

她的身份有些特别。

闪光灯下是光鲜十足的名媛，别人眼中高不可攀的女王。

虽然是加长的车，虽然驾驶和后座间有隔屏，但我还是不能淡定地应对后座传来的暧昧声。

她吸了一口烟，吐出一个个烟圈，在烟雾中说话很有种风尘味：

“女人，有时候也需要速度给的激情。”

也是，她的男人一天一个样，反正我是没见着重样的。

那一天她又从一个我记不住名字聚会里带出一个醉醺醺的男人。

我很识时务地给她打开车门。

她坐进去后说：“找个安静地儿。”

我像往常一样把车停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戴上帽子插上耳机在

附近转悠。估计着差不多了回来时候，见着一男人倚着车门抽烟，德行跟她一样。

可能意识到有人过来了，他抬头瞟我一眼。

怎么说呢。

因为是晚上，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见到了妖怪。他长得有些过分妖孽。

她的群下之臣我是不会打招呼的，一般情况下是完事儿给叫车。

那是在女人还清醒的状态下。

我礼貌地走过去，问：“你住哪儿，用不用帮你打车？”

他声音微醺，还带些冷意：“医院。”说着不紧不慢地掐灭烟头，扬起下巴示意了一下后座。

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慌忙冲过去打开后车门。

女人整个人凌乱地趴在后座的真皮长椅上，长发遮住了脸，此情此景下，我一时有些拿不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回头正要质问，却看到他已经往路边走去，看样子是要叫车离开。

虽然女人是死是活我不在乎，可要是出了什么事情，连个目击证人都没有，我很难摆脱嫌疑。

对的，不能不清不白地就让他走。

想到这点，我跑过去拉住他袖子：“你不能走，你把她怎么了？”

他转头看了我一眼，慢悠悠地说：“喝多了，不知道自己一拳挥过去的力道有多大。”

“打人，你不能走！”在不知道她伤成什么样之前，坚决不能放他走。

他带些讽意地看着我：“我要走你拦得住吗？”

跟我要无赖？

我直接掏出手机，拨了110，几句交代了当下情况。

紧接着又拨了120，怎么着也不能不管boss死活吧。

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地冷冷抱着手臂看着我，而我，自始至终拉着他的袖子。

警察的办事效率还挺高，不足一个小时我们就被带到了最近的派出所，女人则被送去了医院。

做笔录时，我就一个观点：等女人醒了看她情况再说。

警察连连说着可以可以。

走出笔录室，恰好见到他在签字，旁边有个人拎着公文包，胳膊上还搭着他晚上穿的外套。

他看见我，脸上浮起一丝嘲讽：“真是一条好狗。”

女人醒来没工夫对我大发雷霆。

先解决了昨晚的事儿才把心思转向我。

那眼神只差拿输液瓶砸我。

她说：“我看走了眼，长成那样还以为是牛郎。”又对我说，“以前我还以为你很能装呢，你没趁我晕了补上一拳，我挺意外。”

我说：“我和你没仇。”

她点头：“以前不理解，现在更不理解，真不知道他看上你什么。”

我当然知道她嘴里的他谁。

其实开始我也不知道他看上我什么，后来我好像知道了。

她又点了根烟。我一字一顿地说：“医院不让吸烟。”

她冷笑一声：“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留你就是为了提醒你，让你看看我们的生活状态，你什么东西也不是。”

她点名要我开车之后还没对我说过这么多话。

我只说：“随你高兴。”

她慢慢地吸着：“说实话，没跟我做成亲戚遗憾不遗憾？”

我摇头：“没考虑过。”

她掐灭烟头：“真没劲。”

我终于熬到头了，因为知道这种日子不会多久，这就是我能忍气吞声的理由。

在C市，我所从事的行业大多数都跟她的家族有关，我借调到她家族的一家分公司中被她撞见，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跟她硬碰硬是不可以，离开C市或者转行。

我总归还是向现实低了头。

我总算回归了工作岗位，除了接受周围同事的一致问候，总监Jerry还表示了友好欢迎：“你不在的时候工作都照常进行，没落下任何进度，你可以放心归队。”

这欢迎词我怎么听也没找着高兴的感觉。

最近运气是不太好。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我的朋友Chris，我觉得我们关系很一般。

她似乎不这么想。她有点自来熟，更有点热情过度，有事没事就来我租的房子里蹭饭。

她说：“你这里又清静又温暖，灯光很亮，还有个能听我心事的人。”

除了以上那些，她的脑子还很慢。

我不是善于倾听，我是没听。

她说起话来喋喋不休，我脑子又自带过滤器。

认识这么久，她的话题多半离不开她的富二代男友。

我回到家熬了点粥，刚端到餐桌上没多久，Chris来电话说昨天把包包落我家了，给了我地址，让帮忙送过去，急着呢。

我撂了电话，不紧不慢地喝完粥，才套上外套出门。

也不是我对她的事儿不上心，是她不止一次丢三落四。

不让她急一急，她不会长记性。

进了会馆一说包间名称，立马有人主动带我过去。

包间里面香水味，酒水味，香烟味混在一起，让我有种世道堕落的萧瑟感。

人挺多，有坐在沙发上喝得热闹的，也有凑成牌局打得热闹的。

Chris坐在方桌的一边，正洗着麻将。她的富二代男友项北坐在她身后，先见着我，拍了拍她肩膀。

她回头看看他，又顺着他的示意看到了我。

她笑着冲我招手：“来了？”她站起身拉过我，拍拍手给包间里的人介绍，“哎，不认识的认识下，我朋友，沈凡。”

看她样子，没有丁点着急的成分，我有点明白了。

她以前也干过这事儿。

她说我挺漂亮的，有长相有身材，怎么会剩下。一定给我找个有钱的。

说得很直白。

虽然知道她因着她男朋友的关系圈子很广，我也没对她的话上过心。

她倒挺上心的。

上次给我介绍了一个，我还不知道那顿饭是所谓的相亲宴。

吃过饭她说有事儿先闪了，我也不明白那是借口。

直到那男人送我到楼下，拉住我的手，还想进一步动作时候，我才意识到。

今天我挺怕旧事重演。

不是我看不上她的朋友，而是我吃不了这方面的菜。

如果三句话还没聊完就提上床，我还真难以适应她朋友的进度。

我低声说：“行了，我回去了。”

Chris把位子让给项北继续，拉着我说：“别，来了就玩儿一会儿，陪我坐会儿能耽误你多少时间？”

我屁股刚沾到沙发，就觉得对面有人注视我。

我抬眼扫了一下。

我这人记性不太好，有些人见过几面也记不住长相。比如Chris的男友项北，不知道是不是长得太没特点的原因。倒不是说她的男人不好看。

这人我是记起来了。看样子他应该也是认出我来了。

可人家很自然地移开目光，又跟旁边的美女低声交流去了。

我其实不用假装不认识，我们真的是不认识。

撑死了算是冤家路窄。

我想我们好像对于从未见过面这件事，有了心有灵犀的默契。

Chris端着饮料对他说：“南宋，这是我朋友。”

他回头礼貌性地看我一眼，打断Chris的话：“刚刚你介绍的时候，我听到了。”

Chris嘻嘻笑，撞我一下：“凡子，这是宋南，我们熟了都喊他南宋。”

不知怎的，我就联想到虞美人，觉得他跟这名字很相配。

他客气地笑了笑，没有接话，一副拒人于千里的样子。

好吧，美人总是高傲的，我等凡人表示由衷理解。

Chris站起来说：“南宋，我跟你换一下位子，我有点悄悄话对Leanne讲。”

坐在他旁边被点名的美女明显很讶异，看向Chris的表情都是：姑娘你和我很熟么，我怎么完全没印象？

他正准备站起来，恰巧电话响了，他拿出手机看了眼，对Chris说道：“我出去接个电话。”

本来站起来的Chris又坐回我旁边了。

那个叫作Leanne的美女问：“Chris，你要跟我说什么？”

Chris眼皮都没抬：“忘了，等会儿再说。”又跟我咬耳朵，“看出来没，极品，今儿好多人都是围着他坐成个圆，这刚回国不久，我盯上得早，反应快，你积极点儿，趁别人没反应过来拿下！”

她说这话的时候，吹得我耳朵都痒。

她忽然拍了我大腿一下，调调都变了：“回来了回来了。”

我皱了皱眉头，劲儿还挺大。

回来是回来了，他拿起外套对大家说：“不好意思，有事儿先走一步。”

Chris一脸失望，排兵布阵这么久只等请君入瓮了，没想到唱成了独角戏。

〔第2章〕

接到佳人电话的时候我挺意外的，我们有些年头没联系过了。

虽然过去曾经那么好，架不住岁月不饶人。

刚听到她声音时没反应过来是她，等到反应过来是她就有些尴尬。

不是我尴尬，是她尴尬。

其实该我尴尬的，毕竟没记起来的是我。

她说：“我们回来了。”

我说：“哦。”

她就尴尬了。

其实没必要，我也不介意那个“我们”中的另一个是谁。

就像我妈一直喊我凡人一样，她是佳人，我是凡人，我注定比不上她。

紧跟着佳人电话的是我们老班的。

老班不是我们班长，是我高中的一个朋友，叫金班。

年龄比我们长了俩月，我们尊称老班。

他说：“美女，很久没聚了，这周能批给我一天吗？”

我说：“随时为您鞍前马后，效犬马之劳。”

他笑：“那我真是太受宠若惊了，就咱们几个高中不错的同学聚一聚。”说到这儿，他顿了顿，尽量不刻意地说，“这不四子回国了吗。”

其实没关系，我一直都看得挺开。

用我妈的话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温水煮蛤蟆。

我是能把人闷死的类型。

我说：“我知道，还有佳人。”

老班似乎松了一口气，乐呵呵说：“我这不怕你还在这事儿吗。”

我笑笑：“我有那么小心眼？”

老班也跟着笑：“就知道没人比你大方，周末早点过来。”

其实我跟老班口中的朋友不是多么熟，有的连名字都记不起来了，我这人记性不好，忘性挺大，当年认识他们也是因为他的原因。

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不想去，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机会说出拒绝的话。

刚挂了老班的电话，老妈又来电。

十天半个月也没人问津的我，一下子忙起来了。

我接起来时便有些有气无力。

老妈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质问：“刚刚怎么打不进去，跟谁通电话呢？”

我们家的女人除了我以外，都十分剽悍。

我妈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凡人，你就不像咱家人。”上次给我下了最后通牒，“春节不带男人回家，你就别回家了。”

我问：“那过年我租两个回家怎么样？”

我妈冷笑一声：“租去啊，只要你有本事，我也没意见！”

我知道无事她绝对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

果然如此：“你姑给你介绍了个人，是个工程师，挺老实的。”

“挺老实的？你见过了？”

我妈说：“别打岔！”

我努力打起精神，装作很感兴趣地问：“别的条件呢？”

我妈滔滔不绝地讲开来：“是你姑朋友的儿子，硕士毕业，毕业三年了，家里出了点首付，在C市买了套两居……他爸……他妈……他叔叔……他爷爷……差不多就这些，我对人家也不是很了解。”

我妈还额外需要一些时间把他们家祖宗八辈儿都考核清楚……

我本来挺困的，听到这儿就知道对话马上要结束了，终于来了精神：“我理解，妈，你又不是上帝，不可能事事都知道。”

我妈冷哼了一声：“你爸才是上帝呢，你就讽刺我吧，我跟人说好了，这周末见面，把你手机号也给人家了，你安排好时间啊，别放了人家鸽子。”

跟我相亲的人叫赵鹏，电话里听声音是很憋的感觉。

见了面也没出乎我意料。

他订了一家面海的观景咖啡厅一楼座位，我进去一眼就认出了他。

不是他长得出众，而是他选的位置很显眼。

他是那种典型的工科男形象，老实，不善言辞，还秃顶……

他说话声音很低，不知道是腼腆还是本来就这样，我需要集中精神才能听清他说的内容。

还好他话不多，我话也不多，所以我们经常陷入长久的沉默。

我觉得有些难熬，便托着下巴看窗外海景。

清风宜人。我心情还是不错的。

他试探地开口：“这边环境你喜欢吗？”

我说：“嗯，气氛很好。”

这家观景咖啡厅Chris和项北请我来过一次，是去的二楼，二楼是旋转咖啡厅，装修得很有格调，这是Chris强调的，她的意思是说，一楼的是伪小资，二楼的才是真财神。

我没看出差别，也许富人总是想象自己与贫民的差别，并把这种差别实质化。

他问：“想吃什么甜点？”

我没什么想吃的，便说道：“你点你爱吃的就行，我都可以。”

正说着，有很嚣张的笑声自一楼正中央的旋转楼梯上传来，我跟坐在咖啡厅里的所有人一样，不得不投以关注的目光。

我第一眼见到的不是发出笑声的人，而是被众星捧月般拥在中间的人。

如果说第一次见面是偶然，第二次见面是冤家路窄，那第三次见面不能不划分到缘分范畴。

他眼神掠过我这边，好像是没看到我。

这样看来，只是我跟他有缘分，他跟我无缘。

我这想法刚冒出来，他眼神又投过来，我们视线正巧对上，我这才明白，原来刚刚是没认出我。我眼珠子转动没他那么快，不像他不足一秒又能很自然地转开，全当我是个陌生人。

认真一想，我这话有失误，其实我们本来就是陌生人。

我脸上不自觉地微微笑了笑。

“你长得还行，怎么还单着？”

我转过头来审视了赵鹏半晌，才反应过来，哦，在跟我说话呢。

我说：“也许不耐看吧。”

他没接话。

离开咖啡厅，我就要马不停蹄地赶去老班订的地方。

赵鹏说什么也要送我。我推辞不过，既然有顺风车搭，也挺好。

这样，又是漫漫一路，没什么话聊。

下车的时候，他也跟着下了车。

我礼貌道别，他却很局促地问：“晚上我能给你打电话吗？”

我说：“今天我可能会很晚才有时间。”

他赶紧说：“没事没事，我晚点儿打也没关系。”

我说：“行。”

其实我不太理解，刚刚我们坐在一起三小时，开车一个小时，总共四小时，俩人都没话说，晚上打电话仅仅是为了说个晚安吗？

我到得不算晚，只比大家晚一点点。

该到的都到了。

我绝对不是秉承着重要人物最后出场的原则来的，而是……大龄

剩女，周末还要相亲的有我一个就够了。

我一进来，老班就喊着：“哟，看谁来了，晚了啊，先自罚一杯。”

我也没跟他客气，端起一杯饮料，就咕咚咕咚喝了。

老班笑：“约好了的，你瞎忙什么呢？”

我很坦然地说：“这时候还能忙什么，相亲呗。”

老班说：“就你还能剩下，说了可以带家属，怎么没带过来瞧瞧？”

我笑笑，往这一堆人里看了一眼，佳人热情地说：“凡子，这边。”回头对旁边的人说，“四子，你去旁边坐坐，我跟凡子挨着坐。”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起身坐到对面去了。

佳人冲我招手，我走过去，佳人笑着低声对我说：“你看看，都是男的，女的都是家属，我也不认识，我待着别扭死了，就等你了，真的，你怎么一点儿都没变啊。”

我说：“你变得比以前更漂亮了。”

她笑得酒窝都深了：“我也是老样子吧。”

她拉着我讲最近几年的事儿，都是我这种土豹子闻所未闻不敢想象的神奇世界。

她说，在国外交个朋友很容易，但交个像我这样真心的朋友太难。

我只是听着，不发表任何意见。

岁月还是会给我们好处，比如辨别一句话的真假。

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总是在讨论他。

那个时候，他还是我的男人。

而她，是我的爱情专家。

我当年一直觉得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忽略了我们最初的相识其实是因为她是四子的朋友。

后来，学员退学了，专家成功了。

然后她问我：“你这几年怎么样？”

你说一个爱情事业双得意的情敌向一个她打败的loser问起你这几年怎么样的时候，这个至今依然走在相亲不归路上的loser该怎么回答才能既顾全脸面又能扳回一城呢？

这问题问得实在是猝不及防，我这枚loser都没提前想好答案。

老班喝了不少，冲我招手：“凡子，来坐我边儿上。”转头捶他一下，“去你女人边儿上，我跟凡子坐会儿。”

也是，这个场子里今天只有我俩是单的。

我有些感激老班，这几年一直承蒙他的照顾。

他真是我的金丝小棉袄。

于是我对佳人笑了笑，坐到了老班身边。

有人提议玩儿转酒瓶。

我这个看客也被无端卷进去。

瓶口对着我的时候，我还没意识怎么了，转瓶子的就开口了：“你有过几个男人？”

老班啧了一声：“这谁带来的，有点素质没有？”

问话的是个女的，喝得醉醺醺的，顶起嘴来倒是不含糊：“她是你前女友啊，这才到哪儿？太没劲了啊。”

我说：“记不清了。”

如果相亲也算的话，应该没有一个连也有一个排了，别看只是个承包果园的农村小老太太，我妈的人脉和实力其实不容小觑。

听到我回答她显然不是很满意：“这过不了关，惩罚惩罚！”她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样吧，不如你跟桌上的一个男人热吻，”又摇摇手，“我男人除外！”

这惩罚太有新意了，一时我难以接受，略略难堪。

老班喝酒上脸，红得不成样子了，站起来圆场：“没你这样的啊，凡子，别听她的，她这是害你成酒桌公敌，咱罚酒就成，我替你喝。”

那女的不依不饶，喝多了就口无遮拦了：“哎，玩的就是规矩，

玩不起别出来啊，长得就像狐狸精，装什么清纯啊！”

老班脸色立马就拉下来了。

他男人似乎面子上挂不住了：“怎么跟个泼妇一样。”

我站起来捧住老班的脸，在他还错愕的时候贴上了他的嘴唇。

酒桌上安静了足足十秒。

最后还是老班手忙脚乱地把我推开：“凡子，你调戏谁不成，调戏我！”

我嘿嘿一笑，端起酒杯：“我自罚一杯。”

老班一把夺过去：“你不是喝酒过敏吗？喝什么喝！喝饮料去。”

我笑笑。

佳人问：“喝酒过敏，什么时候的事儿？”

不相信也是真的，大学那会儿，我们俩经常偷偷喝点小酒。

我挺平静地说：“有这么一回事儿。”

酒席上忽然站起来一个人：“我出去透透气！”

我很少出门，今天闹腾一天，有些头疼。

我悄悄对老班说：“我先走了，对不住了。”

老班醉醺醺地说：“别，我送你。”

我拿着包包站起来，佳人也跟着站起来：“一起去。”

我点点头，跟她出了包厢门口才说：“我这是借上洗手间之名，行逃窜之实，你一个人去吧，我先回了。”

佳人拉着我的手说：“好不容易聚聚，还没说什么呢。”

我一如既往地客气微笑：“再找机会吧。”我指指里面，“都喝高了，你不说我先走，别人意识不到，谢了。”

佳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只是挥挥手，就往楼梯间走去。

楼下了一半儿，我就后悔怎么没坐电梯，想着不过5楼而已，走两分钟就下去了。

在楼梯拐角的地方，一个男人正抱着一个女人热吻。

还是那种抵在墙上的激情四射的造型。

很不巧，男人我认识。

我的前男友，佳人的现任男友——四子。

两人的身体占据了拐角的大部分空间，女人还时不时发出两声呻吟。

我站在两层阶梯上，目测是侧身通过的可能性大还是回头坐电梯比较好……

最终我选择视而不见，决定坦然地从他身边经过。

我又下了一级台阶，刚想迈下另一级时，他忽然推开了那个女的，后退了两步，正好挡住我的去路。

女人还懵着呢：“怎么了？”

他下巴微抬瞟了我一眼，口吻又轻浮又讥诮：“不好意思，我女朋友。”

是谁也受不了这打击，女人在怔愣中回过神，转身上楼，愤恨地拨开我，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目测应该是别的包间的客人。

这小子实在是厉害，勾人的本事一等一，素不相识的陌生女人，随便一勾搭就跟他在楼梯间热吻。

其实这当口我该是尴尬的，可我不尴尬，尴尬这个词离我生活已经太遥远。

剩下的状况我没处理过，觉得留下当事人自己尴尬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打算绕过他继续下楼，他一转身靠在墙上，正好又挡了我一下。

他掏出一根烟点上，问我：“听说离开我这几年你过得挺不好？”

我想了想，除了前段时间他姐找我麻烦这一段，我自认为还是过得去的。

我问：“你想我怎么回答你？”

他说：“你知道！”

我不想继续跟他对话，也许是很久没对话，我已经失去了跟他对话的欲望。